青皮核桃

□ 郭雪萍

记忆中有很多美食，最亲切，最熟悉的还是青皮核桃。

小时候，奶奶家住在一个很小很小的村庄，那里有皎洁的月光，有浪漫的山花，还有散发着乡村味道的庄稼地。几户人家就那么零星分散着，坡上坡下，既是邻居，也是亲戚。

那时，每到暑假，我们姐弟三人都会去奶奶家住。村里到处是果树，花开时节，白色的梨花，粉色的桃花，红色的杏花，将村子装扮的格外的迷人。不过，最吸引我的还是高高大大的核桃树了，春天的时候，树上会开满许多像毛毛虫的花朵，一条一条，绿油油的垂挂在树枝上，看着特别的可爱。这时，蜜蜂也会赶来采蜜，站在核桃树下，会清晰地听见“嘤嘤嗡嗡”的声音，感觉很是热闹。等到花落了之后，核桃的叶才生长出来，用不了多久，就变成手掌那么大了，颜色也由浅绿变为深绿，直到成为墨绿。

从核桃树结上果实的那一刻起，最令我心动的便是那身穿“盔甲”的青皮核桃了。随着时日的增加，青皮核桃越来越大，一颗颗挂在树上，像绿色的灯笼煞是好看。这个时候，我总是耐不住性子，总要让奶奶先敲几颗下来去尝个鲜，可惜还不太成熟，吃在嘴里甜腻腻的，一点也不好吃，只好扳着指头继续等待了。

白露前后，是收获核桃的最佳时间，此时的核桃仁最为饱满，吃在嘴里也格外的香甜。只可惜我一直没学会“开”核桃，眼瞅着想吃的不行，却只能眼巴巴地等着大人们来帮忙，真是气死人了。也有等不及的时候，便拿了菜刀对着核桃“咔嚓”切下去，却因用力过猛，溅的满脸都是核桃汁，却还是不管不顾一门心思研究着怎么才能吃到核桃仁的问题。

记忆中还依稀记得捡核桃的情形。那时候还小，看到大人们忙着捡核桃，便也跟在后面凑热闹。只是要找到那些个青皮核桃，还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因为核桃树大多种植在田间地头，坑坑洼洼的不大好找。用不了一会的功夫，我们这些小孩子就没有耐心了，瞎乎在草丛里放翻一通，便溜之大吉了。之后，我们会找一块空地，把装在口袋里的青皮核桃都抖搂出来，这时大家伙便有的忙了。可能是在农村长大的缘故，我的那几个小伙伴都是“开”核桃的强手，看着她们娴熟的手法，我这个“门外汉”真是羡慕得不得了。想想当务之急，还是抓紧时间吃吧，这门“技术”只能留到以后再学了。

捡完核桃之后，下一步就是去核桃皮了。成熟的青皮核桃，身上的那层“盔甲”早已变得松弛，用手轻轻一捏，整个壳就脱落了，圆滚滚的核桃顷刻间就出现在了眼前。倘若青皮核桃多的话，用这种方法就不大合适了，这时只需把它们集中到一块，用一根棍子轻轻敲打，去皮的问题便很快就解决了。在去皮的过程中，也是会遇到很多麻烦的，比如核桃汁，若是染到手上，衣服上的话，没有一两个月的时间，是很难去掉的。

核桃，又称胡桃，称抗氧化之“王”。其核桃仁含有锌、锰、铬等人体不可缺少的微量元素，具有补气养血、润燥化痰、温肺润肠、散肿消毒等功能。经常食用核桃，既能健身体，又能抗衰老。

每年青皮核桃成熟之际，我还是会品尝一番的。轻轻剥掉最外层的皮，那白嫩嫩的核桃仁，总会让我大饱口福，可爱的青皮核桃就这样成为了我记忆中最好的朋友。

与村庄相望

□ 程建军

与村庄相望
绿色公路上
洒满幸福的阳光
枝头的桃李
炫耀着
丰收的喜悦
牵牛花的喇叭
宣告着盛世美颜
还有一只小小的蝌蚪
跳上荷叶与露珠合影
世界如此广大
山野孩子们的生活
不过就是一棒烤玉米的幸福
嗅着醉倒灵魂的香气
细数着一粒一粒珠玉般的念想
尖叫着在灶火旁把嘴巴涂抹得漆黑
……
这就是我
一个山野孩子曾经
最最喜欢的生活

四十岁的领悟

□ 卫彦琴

孔子在《论语·为政》中说道：“四十不惑”，意思是说人到了四十岁，由于经历了人生的风风雨雨，对世事有了自己独立的判断，不再容易被事物的外表所迷惑。人的生命也会从波涛汹涌的喧闹中走出来，逐渐进入静海深流的沉稳。

男女有别。男人的美在内在的气质，女人的美在外在的风韵。女人四十，青春已经散场，光洁的皮肤，苗条的身材已然遁形，女人如花的季节从此开始凋零，剩下的就是在柴米油盐中煮泡，让美丽与自信逐渐零落成泥。

其实，无论男女，生命的状态不在于年龄而是人生态度。不同的年龄阶段，有不同的生活景致。我们走过浪漫的花季雨季，进入蓬勃的夏季和丰收的秋季，慢慢不再热衷于心潮澎湃的激情，更倾向于理性的思考和脚踏实地的前行。其实四十岁的独特风景，是我们已学会了安静，对生活和生命有了别样的体悟：

四十岁，仿佛生活的面纱被轻轻挑起，浪漫朦胧慢慢褪去，逐渐露出生活本真的样子，懂得了对待生活需要量力而行，尽力而为。

四十岁，我们不是不再热爱生活，而是更懂得生活需要坦诚面对，不再对自己做好高骛远的要求，只埋头做力所能及的事。

四十岁的我们，能直面生活的真实，即使在失败和残酷中，都能跌倒爬起，保持向前的姿态 ，从不轻言放弃。

四十岁的我们，不是不再有理想，而是懂得了现实比理想重要，不再追求虚无缥缈的未来，只想脚踏实地走好今天的每一步。

四十岁以后，我们不是对自己喜欢的事不再执着，只是更懂得了默默坚持静待花开，不愿意在挑肥拣瘦中虚度光阴。

四十岁以后，我们懂得了要努力充实自己，认真对待工作，不再去争高低长短；会珍惜每一份真情，感念每一个遇见，但不去强求不属于自己的东西。

四十岁以后，我们不是不再乐于助人，而是懂得了选择，能坦然真实地面对内在的自我，敢于对违背自己本心的事说“不”。

四十岁以后，我们不是不再与人为善，而是明白了善需要相互理解，对于不知感恩和变本加厉的人，会敬而远之；对于得寸进尺的要求，也不再打肿脸充胖子。

四十岁以后的我们，不是丧失了对弱者的同情，廉价的同情没有意义，默默把别人的不幸经验变成自己的教训 。

四十岁以后，我们唯一可以和时间赛跑的，是抓紧修炼我们的内在。不能再以外表的青春活力取胜，但我们拥有了一颗淡定从容的心，练就了一种成熟优雅的气质。那些从生活烟火中蒸腾出的睿智，才是中年最美的风景 。

人生四季，各有风采。年少时的青春勃发，在迈入四十岁的门槛以后，积淀出厚积薄发的底气，这是生命最好的滋养。如此，当我们回首往事时，可以悠然浅笑，展望前路时，也能无惧无畏。

我与武立贵先生二三事

□ 韩长绵

武立贵先生多年如一日笔耕不辍的精神，在我认识他以前就曾佩服得五体投地，脑海里总有个疑问，他也是个普通人，哪里有那么多的精力和时间，写出那么多的文字？比如他采访撰写的关于家乡历史名人如冯济川、侯佑诚等的事迹，有很长一段时间曾在《孝义文艺》上期期刊载，那时他还在太钢上班，我心里暗想，武立贵可真是个铁人，若换成我是无论如何也做不到的。对比之下让我这个蹉跎光阴不珍惜时间的人自愧不如望尘莫及，并将他作为自己学习的榜样，期望着有一天能有幸谋面一见其人。

我与武立贵先生头一次见面是在1993年春暖花开的季节，于尧都临汾市召开的山西省冶金厅文联第六届笔会上，他是太钢的代表，我是孝义铝矿的代表，同属冶金系统，这就使我们俩更加亲近一层。所以，我在报到后就按图索骥到他的下榻处前去拜访，朴实和气没有一点架子的他，在相互自我介绍之后热情地与我唠了起来，尤其唠到他的故乡孝义，便向我介绍起风光秀美资源丰富历史渊源人杰地灵的孝义，为我能有幸在这里工作生活感到高兴，并谆谆教诲我一定要好好运用手中的笔，写出更多更好的文字来，歌颂赞美这个让人羡慕的第二故乡。

这时我忽然想到，我虽然已是省作协会员，但多年来一直是孜孜不倦地专写诗歌，对其他文体大多没有涉猎过，比如最普通的散文对我来说就很陌生，不知从何处下笔。武先生听了我的难处，他就将自己写散文的体会细致入微地讲给我听，说罢还从提包里翻出他最近发表的散文《哦，故乡》的剪报给我，我如获至宝，当即就迫不及待地读了起来，这是一篇文笔流畅格调清新语言俏丽抒情诗式的散文，它使我对武先生的认识又近了一层，他不仅是勤奋多产的诗人，更是天资聪颖才华横溢的散文家，他的众多作品为家乡孝义市争了光添了彩。

散会后我将这篇珍贵的文字带回家，置于案头陪伴我的左右，反复阅读消化吸收理解借鉴，成为我开始散文写作不可多得的范文，也就是从那以后，我才有了探索散文领域的勇气和信心，并很快就见了成效，二十多年来先后有几百篇非诗文字见诸报刊，对我来说也算是一个不错的“转型”吧，在这里我要对武先生由衷地说一声“谢谢”。

有了临汾的一面之交，我们俩的人生之路上就是有了一个相交的点，之后的联系虽然不多，但也时而有书来信往。武先生是一个热情洋溢乐于助人的人，记得那时候往报刊投稿只要在信封上写清该报刊在邮局登记注册的邮资总付编号，比如001、008、013等等，但不是现在的邮政编码，就可以不贴邮票，邮资由报刊社总付。我身在吕梁的大山沟里，天地狭小，对外面的世界孤陋寡闻知之甚少，为了投稿不付邮资，我自然就想到了和蔼可亲在省城大太原的武先生，就贸然地给他去信求助，在忐忑不安的等待中，没过几天他就给我回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并寄来好几张复印的16开邮资总付登记号，将他搜集的全国各地的报刊邮资总付编号统统寄来，让我兴奋不已，尤其是他掌握的安全报刊，既有公开发行的，也有内部出版的，堪称安全报刊大全。对于这样的热心肠，我未敢偷懒，当即麻利地给他写了感激不尽的回信。

第二次与武立贵先生见面是在我所供职的孝义铝矿，我已经从岗位上退休几年了，一天的中午时分，我正在家中侍候病中的老伴，忽然接到矿宣传科打来的电话，说是我的朋友武立贵先生想见一见我，我放下电话就直奔矿办公楼。啊，多年不见老友重逢，自有一番离情别绪感慨良多，话犹未尽，已到饭时，家有病人不便，只好在矿里仅有的一家简陋的小饭馆里，为朋友接风洗尘，一壶老酒下肚，我俩的话题也在不断地扩展，由文学创作唠到下海经商，从修身养性进而到处世为人，从故乡的今天展望到孝义的未来，越唠嗑儿越多，内容广泛无所不包，真是集大千世界于一桌，好不尽兴。

让我念念不忘的是立贵先生谈到他自己写作的态度及其相关的处理方式与他在实践中的身体力行，相比之下自觉与其不在一个档次，他不但可以靠写作养写作，得体的处理好业和余的关系，而且还收入颇丰，从受邀担当山西经济日报特聘记者到主持家乡黄文武氏贺户，修成《武氏族谱》、《武氏族谱续集》，到与村镇签约写村史镇史，先后成书的有《东小景村志》、《东庄村志》、《任氏族谱》、《王氏族谱》等，深受故乡人的欢迎与爱戴。2010年退休后，武立贵正式以自由职业撰稿人的身份，出入于省城内外，完成许多让我望而生畏的大“工程”。他的为文处世的信条是人随社会潮流而动，文章随世事而作，在这样的人生态度下，30年来他发表了300余万字的各类作品，令我刮目相看。那次在与武先生握别祝他一路平安后，走在回家的路上我也曾心潮澎湃跃跃欲试，暗想下一次重逢不要再让武先生失望。然而时间一长，这股被武先生激起的热情和动力却慢慢地冷了下来弱了下来，我还是我，依然原地打转转。

2011年夏天，老伴病重住院期间，立贵先生托人给我捎来几本他刚刚出版的新书，由于当时时间仓促心不在焉，不知信手放在哪里，待过后想起来时，却无论如何也找不到这几本凝结武先生多年心血的著作了，因为愧疚，也没好意思同时也是没有机会跟武先生一叙此憾事。只记得他赠我的新书不是三本就是四本，有诗歌有散文有游记，都是在各种报刊上发表过的精品之作。匆匆翻阅后，当时还曾有这样的想法，待时间充裕，一定仔细拜读，再写一点祝贺赏析的文字，以不负朋友的期望与厚爱。最近几年见武先生又在创作之余又特别地关注起家乡的文化事业来，除担任《孝义风采》杂志的编委，亲自为刊物撰写文章，几乎在每一期上都能读到他的作品，让我惊喜的是还有一篇是写我的，写我俩的相识我俩的互动我俩的友情，我为之兴奋为之鼓舞为之感动。他还发起成立“孝义在并联谊处”，还为人撰写碑文、诉状、家史等，还参与了多种书籍的组稿编写工作，为家乡的文化事业奔走呼号，不遗余力，可见他的精力是多么旺盛充沛呀！相信，在不久的未来，武先生必将取得更大的成绩，有更大的建树。

这就是我眼中的武立贵先生，一个与我有着二十几年交情的朋友，一个老黄牛式的笔耕者，一个我所尊重和敬佩的人。